

深度独家

羊城晚报记者 梁劲松

蔚蓝天之下，12月的广州天气依然晴朗，但盯着女儿参加培训的赵女士心里阴云密布：“国家体育总局突然出来这么个政策，降维打击啊，我女儿体育特长生这条路算是彻底（被）堵死了。”



体育特长生上大学从明年起门槛更高

有助升学的运动员证从下个月起授级要求大为提升

记者观察

这个证，缘何突然收紧管理？

新的《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公布一个多月就正式施行（2024年11月公布，2025年1月1日开始施行），这在中国体育系统的施政史上罕见。相较于此前施行的旧标准，新标准取消了一批赛事的授级资格，授级名额大减、难度大增。

为什么新标准推得这么急、授级门槛提得这么高？国家体育总局给出过书面的解释：“由于运动员技术等级制度与其他优惠政策挂钩，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个别地方出现了政策走样变通等问题，扰乱了运动员技术等级管理秩序，侵害了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对体育领域公平公正竞争环境造成负面影响。”

一位国家体育总局的知情人士告诉记者，在此事上起到关键作用的其实是中央巡视，多轮巡视都提到运动员技术等级证“掺水”“造假”问题，于是今年11月的国家体育总局巡视反馈意见中有一句“落实巡视发现问题整改不到位，解决重点难点问题缓慢”，而新的《运动员技术等级管理办法》也在11月迅速发布。

运动员技术等级证“掺水”“造假”的典型案件近年来层出不穷：2017年，黑龙江佳木斯市曝出违规发放运动员技术等级证的窝案，该市个别体育局官员与中学教师“联手”，收钱为没有运动员资质的学生办理二级运动员证；2018年，湖北省体育局发出《关于取消祝某一级运动员称号的通知》，武汉大学发布《关于撤销祝某学位和学历的公告》，原来祝某被查出根本没参加2012年的全国羽毛球冠军赛，却以参赛第八名的成绩申报得到一级运动员称号，进而在2013年一级运动员称号被武汉大学特招，2017年得到武汉大学毕业证和学位证；2020年，泉州出现集资办赛拿证的“新发明”，几名家长集资办了2020年福建省青少年足球联赛男子U17组比赛，通过与比赛官员一起控制比赛进程和结果，他们的孩子大多得到了上大学所需的运动员技术等级证；2022年，甘肃张掖市体育局某官员违规发放运动员技术等级证一案被公布，此人通过“运动员技术等级综合管理系统”发了500多个证，每个证收取1.5万元至3万元不等的好处费……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外界所知的“掺水”“造假”可能只是冰山一角，体育系统曾在一定范围内对已经发出去的运动员技术等级证做过核查和估算，结果并不乐观。可以拿足球项目做个推论，2018年之前一级和二级运动员证每年发出约5000本，2018年之后暴增为每年约15000本，高水平运动员人数如此“爆发性增长”，中国足球的成绩和水平按理说肯定得大涨吧？实际情况却是从2018年至今中国足球是一个脚印地稳步下滑，中国足球运动员的“含水量”可想而知。

既然中央巡视注意到此类问题严重，那会不会对已发的运动员等级证加以倒查？业内人士认为难度太高，波及面太大。想想也是，现阶段更务实的做法是迅速收紧运动员等级证的管理，今后管好了再说。

羊城晚报记者 梁劲松

特招，今年起要参加高考

有多少限制。但由教育部和国家体育总局共同制定的《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规范高校高水平运动队考试招生工作的指导意见》在2021年公布，让此前沿用了30多年的体育特招政策迎来变革。从2024年起，新政策要求走特招的考生必须获得国家一级运动员（含）以上技术等级称号，且高考成绩须达到生源省份本科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才能报考具备招收高水平运动队资质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报考其他高校的高考成绩要求也须达到生源省份本科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的80%。此外，高

考文化课成绩不低于招生高校相关专业在生源省份录取分数线下20分的学生，可申请就读相应的普通专业；其余学生限定就读体育类专业，原则上不得转到其他类专业就读。今年新政策一实施，二级和三级运动员直接被挡在了特招的门外，一级运动员、运动健将和国际健将虽然达到了特招所要求的运动技术等级，但一看高考成绩要求，大多也知难而退——高水平运动员的文化课成绩能达到体育学类专业要求的已属不易，遑论对高考成绩要求更高的其他专业。

特招门槛的提高，对高校的影响也非常直观，无论是“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还是其他高校，其体育特招都面临着招生难的局面。以广东高校的游泳特长生招生为例，华南师范大学、暨南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多所高校的招生名额共超过120人，根本无法招满。广东教育系统一位不具名官员告诉羊城晚报记者：“现在大部分体育特长生都会从体育特招转去体育单招，毕竟单招的文化课考试是单独命题，只看语文、数学、英语、政治，比高考难度低得多。高校招不到人也没了积极性，很多学校索性把体育特招给停了。”

单招，明年标准也将提高

2021年《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规范高校高水平运动队考试招生工作的指导意见》出台后，体育特招大门渐渐收紧，体育单招则越来越红火，2022年、2023年、2024年这三年全国体育单招报考人数每年都有约10%的增长，今年总人数首次突破6万，达到63725人。2024年全国的体育单招院校达到143所，不仅院校数量增加，还有部分院校在实际录取过程中进行了额外的扩招。统计数据显示，其中46所院校在招生简章中明确公示了扩招计划，而实际扩招的院校数量达到了49所，像吉林体育学院临时扩招200人、湖南师范大学再次扩招40人、广西师范大学追加扩招20人……即使如此，2024年的单招依然供不应求，在报考人数持续增长的情况下，全国录取率由2021年的34%降到了今年的30.78%。

“2024年的体育单招非常抢手！这跟特招和单招两方面都实施新政策有关。”上述官员说道，“一方面是特招新政策从2024年开始执行，将很多体育特长生引向了单招；另一方面是国家体育总局发布新的《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从2025年1月1日开始执行，这会让运动员获得技术等级的难度明显加大，体育特长生读大学的门槛也随之加高，所以大家着急在2024年参赛争取技术等级，抢闸报单招。”

冷门，所受冲击相对更大

“新标准实施后，所有项目申请运动员技术等级的难度都加大了，但国家对于篮球、足球这些热门项目还是有一定倾斜的，无论是资格赛的赛事数量还是达级名额，热门项目都明显多过冷门项目，水球这么冷门的项目最惨了。”广东一家业余水球俱乐部的负责人忧心忡忡地告诉羊城晚报记者，“明年继续练水球还能不能上大学？我们的学生和家最近老问这个事，我真的很无言以对。”

球等热门项目相比，水球等冷门项目想拿证还多了一些门槛，比如必须通过职业赛体能测试。“业余球员很难跨过去这么多槛。”相关业内人士说。随着话题的深入，这位水球业内人士的担忧蔓延到所有冷门体育项目：“按着新标准，咱们的学生‘硬扛’职业赛，争个三级运动员证已算幸运，现在稍好一点的高校，对水球、帆船、象棋、山地自行车等冷门项目必须是一级运动员才可肯招，所以我很担心以后还有没有学生和家愿意选择冷门项目，尝试走体育特长生的路。”

本报报道开头那位赵女士，也是想女儿成为体育特长生。“当初是看到我朋友的孩子，玩无线电测向玩到参加省赛，拿着一级运动员证被省实（广东实验中学）特招，接着参加全国赛又升成健将，上大学可以免试保送。”心生羡慕的赵女士自然也想让自己女儿试试，“我女儿不够壮，参加那些拼体力的项目练不出来，无线电测向这种讲智力的冷门项目正好，女儿觉得跟捉迷藏似的好玩，愿意练，两年下来教练也说练得很好，明年本来可以参赛拿运动员证了。”

A【事由】

深外掌门人“不卷宣言”引热议

近日，何石明发布了一篇文章《做绿色的教育 办伟大的学校》，提出：“在基础教育面临如此内卷的境遇下，深外人要主动作为，深度教育改革，回归教育本源，从我做起，不卷了！”知名教育集团“掌门人”如此表态，引发广泛热议。

何石明1973年出生于湖北黄冈，此前任北京四中副校长、北京丰台二中校长，曾获北京市青年岗位能手称号，也是最早推动国内中学生“模拟联合国”活动的教育工作者之一。2024年9月1日，何石明正式上任深圳外国语学校（集团）党委书记。

“12月12日深外举行了一个教师表彰活动，那篇文章实际上是我当时的发言稿。在了解深外的这段时间里，我觉得学校需要有一些改革和变化，所以跟校长等学校党委成员讨论以后，决定发起呼吁。”何石明解释道。

文章中，“不卷”措施有四：从明年起，学校大门外不再宣传清华、北大等名校录取学生名单；减少考试次数，不以成绩作为评价学生的唯一标准，高一高二校方只组织期中期末等重要考试，到高三，依据教学需求，教师适度检测；鼓励学生突出特长、多元发展，既不“内卷”也不“外卷”；减轻老师和学生负担。



何石明 受访者供图

深圳这所名校说“不卷”了！问题是——

卷不卷，全由学校说了算吗？

羊城晚报记者 蒋隽



日前，深圳外国语学校（集团）党委书记何石明的“不卷宣言”引发热议，主要措施包括不再对外宣传清北录取名单、减少考试次数、不公布排名等。学校有“不卷”的自由吗？12月23日，何石明接受羊城晚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不卷不等于不要成绩；加量加作业的方式是“教育无能”；卷不卷重点在学校，不应被外界评价所裹挟。

B【对话】 学校有“不卷”的自由吗？

当前基础教育“卷”的原因何在？面对中考、高考升学压力，学校说“不卷”就真的能“不卷”吗？羊城晚报记者就此采访了何石明。

不卷≠不要成绩

在何石明看来，“卷”的定义是什么？“卷”是一个综合话题，指的是相互的消耗，特别是低效的竞争。这种竞争不仅压制孩子，牺牲孩子的健康、师生的正常工作和休息时间，而且是一种短视的教育行为。”他说。

对于“不卷”，何石明谈道：“‘不卷’实际是指不内耗，并不是说不要成绩。深外一直在努力提升成绩，包括清北录取率未来的分数。至于通过何种方式抓成绩而不产生‘内卷’，关键在于提高效率，而不是简单地增加学习时间或作业量。”

加量加作业是“教育无能”

如何在“不卷”的同时又保障中考、高考成绩，做到“既要又要”？何石明表示：“我们并不回避中考、高考的话题，实践‘不卷’理念并不意味着放松或‘教育虚无’。我们有一系列措施来提高教学效果，比如优化课程设置、提升教师专业素养、改进教学方法等。这些措施旨在让孩子们在更短的时间内掌握更多的知识，同时培养他们的综合素质和能力。当然，这需要时间和努力，但我相信，只要坚持下去，学校的成绩会越来越越好。”

何石明认为，加量、加作业、加学习时间的教育方式是“教育无能”的体现，反映了学校没有更好、更高效的教育方法。

卷不卷主要取决于学校

学校卷不卷的自由度，是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育管理部门对学校的

考核指标？何石明并不认同这一观点。“卷不卷的重点其实在学校，而不是上级教育部门。孩子晚上写作业写到几点，是老师或学校的问题，不是教育局的问题。因为教育局并没有要求老师布置这么多作业，责任主体还是在学校。”他说，“学校管理者不应该总是责怪别人或上面的评价‘指挥棒’。高考和中考已经存在多年了，很多学校都办得很好，既让孩子健康成长，成绩也不差。”

何石明强调，学校不应该被自己的教育理念和评价方法所束缚，应该通过提高教育质量和，不仅仅为了应对考核评价而采取一些短视的措施。我们应该有自己的教育定力，不被外界的评价所左右。”

贴出考上清北人数 只是展示“政绩”

深外表示，往后不再主动发布和宣传考上清华、北大的学生人数。但实际上，一些家长、自媒体都

C【记者观察】

当有学校主动“不卷”时，家长能回馈相应定力吗？

深外的“答案”并未完全解答教育“卷”的问题。因为，学校对“卷”的定义跟家长恐怕并不完全一致。

学校从低效教育的角度定义“卷”，给出的答案是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率。这当然没错，但并不完全符合家长们的现实感受。对公众来说，“卷”更多的是单一评价选拔体系下竞争优质教育资源、竞争优质工作机会的无奈。

“卷”是一个社会综合问题，学校单方面不可能完全解决。但何石明有一句话说得很重要：卷不卷，学校是有一定选择权的。作业多不多是老师、学校布置的，不能全推到“指挥棒”上。学校是有一定办学自主权的，可以选择做支持型学校还是控制型学校。

控制型学校将学生的时间安排精确到分钟，几点起床、几点吃饭、几点学什么……一周7天每天24小时都有规定。每周测试、公布排名、班级、座位甚至住宿都根据考试排名决定……学生只按老师要求走，不用选择也没有选择。

支持型学校则让孩子有一定的时间空间支配权、课程选择权、学习选择权。尽量让孩子有符合年龄特点的学习体验、生活体验、情感体验、研学体验、文化体验，从而发现自己的特长，找到自信和未来发展方向。

何石明定义的“不卷”就是支持型学校的做法。不少学校已经在这样做，也有不错的办学成绩，只不过没有贴上“不卷”的标签。其实，每个城市都存在支持型学校和控制型学校，而当有学校勇敢地“不卷”实践支持型学校时，公众和家长能否以理性和定力回馈他们的勇气，而不是一边埋怨教育“卷”，一边投入控制型学校的怀抱？

家长也应扭转“苦读”观念：学习应该建立在孩子身心健康和愉悦的基础之上。剥夺孩子的睡眠、休闲娱乐和运动，即使看似花了很多金钱和精力，实际上是在伤害孩子，扼杀他们的创造力和未来。

当然，家长的理性和定力也需要教育评价改革的支撑。尤其当AI呼啸而来，倒逼单一评价下知识传递型教育必须改革，也必须快一些改革。